

■排演的過程也是演員投入自我、參與共同創作的過程。

■導演希望將自己的感觸與5位本地演員進行磨合



# 打破聽覺邊界 直面人心恐懼

「無言天地」聽障藝術家劇團《101號房》  
演出時間：2月26日晚上8時  
2月27日下午3時  
演出地點：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 
票價：\$140, \$100

也許對於聽障藝術家劇團「無言天地」，你感到有些陌生，聽到英國聽障演員/導演Ramesh Meyyappan的名字，你也不甚了了，但提起喬治·歐威爾（George Orwell）的經典著作《1984》，你卻一定再熟悉不過。機緣巧合之下，這三者被結連為一齣另類視覺劇場《101號房》。他們的舞台是黑暗與寧靜之間的真摯探索，不只打破聽障人士與健聽人士之間的生理邊界，更嘗試剖開人心底層，直面其中的深層恐懼。

「無言天地」是由一群聽障藝術家於2000年組成的非牟利劇團。他們一直憑着精湛的身體語言，在舞台上創作出別樹一幟的戲劇作品。他們的理念是建構出一片不僅為「無言」人而設，更能引起「有言」人共鳴的劇場天地。2005年，劇團被《時代周刊》推舉為「別具一格的亞洲最佳劇團」。今天，便讓我們走進劇團內部，聆聽兩位擔任《101號房》藝術總監的聽障兄弟的「暢所欲言」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賈選凝 圖片由「無言天地」劇團提供

## 直面恐懼的多重解讀

陳裕德（Edward）和陳裕發（Edwin）是一對孿生聽障兄弟，雖然兩人外形看起來一胖一瘦，頗有區別，但對戲劇表演的天賦與熱情，卻同時貫通在兩人的血脈中。早在1986年，他們在接觸到美國National Theatre of the Deaf劇團的聽障戲劇表演後，便無可自拔愛上了這種充滿魅力的舞台表演。他們由自己成立工作坊開始，做自己喜歡的劇目；1989年更與著名劇場工作者何應豐合作《不曾默靜》，此後一路鼓勵同他們一樣熱愛表演的聽障人士們勇於突破自我。「無言天地」的成立擴闊了這種自我突破的圍度，成為一道嫁接社會各界表演人士溝通的橋樑。儘管兩人在表演藝術層面，都可稱經驗豐富，但與英國導演名聽障導演Ramesh Meyyappan這次合作《101號房》，對他們而言，仍是一種挑戰。

《101號房》的靈感源於那部著名的描述人性在集體意志中被扭曲的《1984》，但Ramesh Meyyappan此次將其帶到香港，卻希望能在英國作家的原著基礎之上，融入本土的文化特色。事實上，《101號房》是從原著中抽離出來的一處空間，去引發人內心的最真實情緒，它是每個人的害怕、恐懼、惡夢的結合，最終卻成為戲劇中的真實。創意的深刻，在於希望能挖掘出人內心深處的恐懼，面對它、表達它、用多重方式去解讀它，更為關鍵的則是，這種表達能與香港現實產生映照關係。陳裕德表示：「導演希望能用各種不同意象展現人性中的恐懼，他希望將自己的感觸與5位本地演員進行磨合，並探索被放在香港語境中的恐懼之複雜程度——是否會與香港的社會矛盾有關？排演的過程也是演員input自我、參與共同創作的過程。」

陳裕德形容這種經過創作所呈現出的作品是「殺出一條血路」。因為每一場戲的碰撞都是未知，導演與既是演員又是藝術總監的兄弟二人，將各自對恐懼的不同理解解放在劇中探討，而另外3位健聽演員，也有他們對於恐懼的想像。東西方文化的磨合，與跨越聽覺這一生理



■5位演員需要通過超卓的形體動作，引領台下觀眾去探索各種被抗拒的恐懼形態

界限的互動，兩大挑戰已需要創作者們充分溝通、協調，並不斷還原想像。簡而言之，《101號房》要給每個演員以及每位台下觀眾一個自我想像的空間。「我們希望人們在看完我們的演出後，願意去反思自己最害怕、最恐懼而不能面對的是甚麼。」這樣的創作本身已具有哲學高度，而結合現實社會對恐懼的不同印象，則賦予了舞台一種生動。陳裕德說：「我們5個人都會去回憶自己的恐懼經驗，包括做過的惡夢，這種回放，某種意義而言，是萬分脆弱的，就像人死之前，去做一場回顧生前重要事情的夢，只是我們回顧的，是恐懼。」

對恐懼的總結與反思，勢必會牽涉到現實中的迥異壓力、傷心、不開心的。陳裕發認為，在當下的香港社會，這是每個人都要面對的課題。種種負面情緒會導致恐懼被積累，久而久之無法得到紓解，人便會陷於痛苦而不自知。《101號房》在做的，正是去解讀恐懼背後、生活中的真實困境與問題。「5個演員在表演之前，就要想清楚最後呈現出的效果是怎樣，作為創作者，我們

必須承擔這種解讀的效果。」因而，這齣另類視覺舞台不同於基於劇本的純粹表演，它以意象先行，最大限度展現了聽障藝術家們不受拘束的想像疆域，赤裸展現出潛行在人類心底的各種驚悚。而糅合天馬行空空念的表演，也會令觀眾徹底被這「不受拘束」所引領，從舞台之上反觀自身，在黑暗之中面對內心最不可觸碰的隱密情緒。

## 用身體語言突破默劇經驗

《101號房》對於演員身體語言的要求，遠遠高於一般劇場舞台。5位演員需要通過超卓的形體動作、配合舞蹈動作，引領台下觀眾去探索各種被抗拒的恐懼形態，而這些黑暗的意念，則完全依賴演員對身體的掌控。聽障演員與健聽演員全部只用肢體去表述、呈現痛苦，因而5個人之間親密無間的溝通，是令他們凝聚為整體、共同領會劇中抽象概念的唯方式。陳裕德說：「當一個人無法爆發發出正確的狀態時，其他四個人都會一起去幫他喚起情緒。」同時，陳氏兄弟的理念，是堅決不拘泥於默劇式的套路之中。卓別林式傳統默劇表演中的動作，被他們放大、重塑、突破。「我們要做的戲，因而杜絕簡單動作。舞台上的每個動作，都要由心出發，並更加生活化。舉個例子，比如『打開一扇門』的動作，我們要做的，就不僅僅是『開門』，而是要通過面部、肢體表情，令觀眾感受到打開這道門之後，角色同門後的世界發生怎樣的關係、交流和碰撞。」因而，演員們的表演，有着超越默劇經驗的誇張與深層張力。



■「當一個人無法爆發發出對的狀態時，其他四個人都會一起去幫他喚起情緒。」

這種蓬勃而身心代入的視覺表述方式，在本土劇場中堪稱少見。而「無言天地」作為聽障人士的表表者，對於人性中痛苦情緒的深入關懷，也正體現了聽障人士對我們所處世界之獨到、敏銳的觀察力，毫不遜色於健聽人士。陳裕發表示：「聽障人士宣洩痛苦的方式和健聽人士並無不同。我們使用手語、表情等豐富動作去表達內心感受。而排演這部戲中，和健聽人士的合作，也是我們開放自己、將我們的觀察，同社會進行交流、進而走向國際的過程。」但選取「恐懼」這樣映照人心深層隱秘的主題，恰恰也令他們與自己的內心得以完成一場充滿價值的對話。

作為突破默劇方式的戲劇，盧琪茵為《101號房》度身訂造了大量的音響效果，這些特別的聲音，所構成的感官經驗，起到了延續表演效果的作用。「音響是一種刺激，也是一種再創作，視覺與聲音的配搭，令觀眾能容易『進入』舞台，而不是像觀看默劇那樣，置身事外地純粹欣賞演員的動作。」

而這齣另類視覺劇的延伸意義，則是通過舉辦專場、令特殊學校的聽障學生們零距離走進劇場，感受聽障藝術家對表演的激情與投入。陳裕發認為，令聽障學生們前來觀看演出，一方面可以將舞台上的戲劇文化訊息傳遞給他們，另一方面也能鼓勵並加深他們未來融入、面對社會的信心。「教育訴求永遠是文化藝術類行為需要貫徹的。」他進而表示：「我們既希望能鼓勵學生們對戲劇的好奇心，也希望令他們透過觀看演出，建立對文化藝術的關注和探索渴望。」

同時，「無言天地」也希望藉此契機，喚起社會各界人士對舞台表演的興趣，並從他們的獨特表演形式中感悟些許對現實的思考。「《101號房》就好像香港，好像你我每天身處的空間。」而他們並非希望為這種現實狀態作出判斷，只是希望我們願意走入他們、隨同他們的節奏、動作與感情，去體驗跨越生理邊界的戲劇演繹，去緩解內心深處的負面情緒，在《101號房》中，真誠地直面自我。

# 每人都有個「天堂」幻想

天堂是怎樣？你我或許都無數次想像過這個問題。但想歸想，我們都不會像羅廣慈那樣，將這些想法變成可以觸摸的真實。藝術家與普通人的最大分別也許就在於，他們敢於發揮終極狂想，將「想像」變為眼前現實。作為國際知名雕塑家，羅廣慈這次舉辦的「天堂遊戲」個人藝術展，卻不僅僅是個人創作思考的表達，更是喚起我們對於想像背後的思想。為何明知遙不可及，我們卻這樣幻想天堂？「天堂」可以滿足我們哪些對幸福感缺失的渴求？

## 文明不能解除的「天堂」幻想

羅廣慈最擅長的創作，莫過於將荒誕戲謔的想像力幻化成雕塑作品，這次個展所展出的16件近期完成的佳作，便讓人大飽眼福於他天馬行空、跳脫不羈的想像力。各種情態的雕塑，其實是人們對天堂各種輾轉反側的幻想——《兔男郎》、《桃園三結義》、《仙桃與蛋糕》、《勞動最光榮》等，他的切入點最獨特之處在於，雖然是在描繪幻想，卻用展示中國當代集體回憶的方式鋪陳。因此，他作品的受眾絕不只是年輕人，年長的反面更容獲得共鳴。不同形態的雕塑，無論頑皮調侃，還是淡淡的歲月滋味，都是在力圖揭示文明雖然不斷進化，卻並未解除人們對天堂之冀望幻想的現實狀況。誠然，自古至今，世俗的的追求千變萬化，但人們對軀體內部深層靈性的渴望，仍然存在。

我們幻想「天堂」，也許正因為它遙不可及，是一種理想中的對幸福情態的最高奢望。然而有趣的問題正在於此，為何現實中豐厚的物質滿足與精神陶

冶都不足以讓我們感獲十足幸福，而要寄望於死後那根本不切實際的「天堂」？也許這正因為在現實中，源於各種原因，我們始終無法安放內心最後的安全感與寄託。「天堂」是未知，所以我們才無限渴求。現代文明所帶給我們的種種的「好」，總不及我們幻想中那未知的「好」。現代都市人的生活早已緊迫到沒有喘息空間，越來越多的不安全感與心理壓力，在現實中永遠只能去進行紓解、消解，而無法徹底根除。故而，「天堂」成了最後的、也是最安全的期望之地。在那裡，人人都可以得到真正幸福並永遠無憂。

## 恐懼現實中的孤獨

年輕的策展人兼藝術家黃亞紀，在為羅廣慈的展覽撰文時寫：「我這麼猜想，天堂實行的也是集體主義，我們活着時在群體中渴望同儕的認同，我們死以後在天堂裡接受神的庇佑，我們身穿相同的白袍，一起擁抱天使撒落下來的金色福音。」簡潔的句子卻道出了「人」作為個體的萬分孤獨。對於天堂的渴望，或許正如她所說，只是人們在現世中那份對集體認同需求的再延伸，「地獄」之所以可怕，不只因為要上刀山下油鍋，更因為其後必須要承擔的永遠的孤獨。「在忍受疼痛後，我們雙腳踏著冷卻下來的熔岩，一個人。」我們身為人類，正是這樣虛弱而無法離群索居的動物，正因如此，我們對於藝術作品中表現出來的孤獨，永遠選取一種沉默謹慎的觀望態度，其實是人們都恐懼太過投入之後的陷入，畢竟孤獨的風景太容易令人感染。歸



■羅廣慈「天堂遊戲」藝術展。

根結底，不過因為「人」都太恐懼現實中的孤獨。黃亞紀這樣評價羅廣慈作品的意義：「因為集體而無法忍受的孤獨，因為認同而發生的愚昧，因為親密而無法原諒的背叛，這些人類盡其一生避免的情節與情緒，都在羅廣慈的雕塑中排列出來。」羅廣慈引用的歷史故事與象徵，能輕易將我們的情緒推至尖端，我們會下意識地將自己，與他作品中的人物作出同等的映射。渴望登上至高至尚的天堂，是因為我們都不完美，這決定了我們的生存必須依靠其他個體的認同與接納。這也正是為何他的作品，可以擊中人心，因為那些雕塑，與我們共通著。這即是黃亞紀的那句表述之精準美妙之處：我們是在「他們」之間，找到了「我們」的群體情感。

文：賈選凝

**羅廣慈「天堂遊戲」藝術展**  
展期：即日起至2月27日  
時間：上午10時至下午7時  
地點：尖沙咀梳士巴利道半島酒店MW3店  
查詢：2368 1068  
網址：www.aura-art.com

■羅廣慈的銅像反映了世人對現實孤獨的恐懼。